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三

序

道德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空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間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



而意與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  
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  
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已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  
注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  
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  
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  
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  
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  
靄嶽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  
架空谷以秀竒峰使昔有鬼靈倏態成於幽壑若不

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  
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覩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  
不可得而捫撫况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  
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  
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一却乃虛而不實  
非著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  
捫身則知已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  
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爲  
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非材惟知  
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



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  
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資世通訓序

朕於幼時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學業故兄弟力於  
畎畝之間更入緇流遂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槩無知  
幾喪其身焉然雖不知聖人之道何如其當時善人  
之言彼雖不教我我安得不聽信之忽遇群雄並起  
於吾之命如履薄冰不數年間獲衆保身又數年衆  
廣而大興以統天下時乃尋儒問道微知其理故日  
攻詢訪博采志人中積群言加以比較是非其中所

言當者非斯人之自能乃上古哲人之善行因斯人  
有志聽懷今爲我學而爲我用於斯人豈徒然哉其  
有所言不當者皆斯人隋其學况平日解悟差矣是  
致作事倒爲或又爲非以覆身滅姓者有之吾嘗靜  
以思之凡君天下者代天理物統寰宇之大負教臣  
民之重上古哲王道與天同今朕匪才薄德卻乃握  
乾符而統寰宇德將安在於是宵晝弗敢自寧但見  
世人性愚而見淺古有聖經賢傳立意深長爲先儒  
註以繁辭評論不一愈愚後學者朕特以一已之見  
總先賢之確論託謁者評之直述其意以利今後人



故爲之序云

習唐太宗聖教序

乾旋坤寧覆載物以無窮其常經以四時鑑見榮枯雖目前之易省化機之運上古之哲能奚備知其的然榮枯隱顯陰陽見之易解及其大造者乾爲陽而坤爲陰所以難窮其至微以其不知其本源也設若有實之可稽縱是癡愚者亦所不疑所以至微形隱人莫測窺其哲能不得無惑况如來之教指實言虛因空談有化及萬類善被諸方現千百億態固有上下鴻濛其靈寰宇是塞歛之則毫釐潛蹤示生死之

俱無幾風霜而不腐其歛其張臻洪休於斯時覺道而幽靈效之者矣知其根玄傳寂寞稽莫知其本根致使德小而量薄者窺探旨趣能無他論者哉然洪法之肇根於西域顯金身而會漢帝於夢中獲演流於東土曩因化形跡之時不言而化示不生不滅民不教而治及雙林之有故金色是藏歛光不鏡時又畫象而舒形金容示現妙音博被拔苦趣於幽冥遺教遐荒濟萬類於三塗故真妙之難瞻不易能於一旨傍謀他術雜正法以紛紜致使色空之比假不無有謗三車之覆馳沙門玄奘者釋氏之領袖也生而



慈敏棄親以明心壯而舉動皆契善符堅持忍辱碧  
潭印月暑夜松風難同其清潔玉露野田未比其膚  
潤方寸將及無礙諸漏彷彿其盡又必躡昂霄而凌  
烟霞單萬歲而無雙歛成靜觀傷大教之傾頽歎文  
繁之差謬欲定真析僞以滋學者之誠故延頸西土  
孤筇廣漠履險隻征朝飛疑雪以迷空生逕難分夕  
風浩瀚走黃沙以幕川孤進前蹤冒冰霜而侶影幾  
楊柳之青黃皆途中之數覩求深願重至勞猶精遍  
五印之寶刹越恒河之渡立雙林之陰洗鉢八水登  
雞足之巒禪鷲峰之大會受直指於心歸演洪音如

瀚海之波瀾經分六百譯布中華闡揚奧典宥罪釋  
愆臻善良於百福其玄如日中之捕影水底之捫月  
潔若青蓮出汗泥之不染猶桂芳秋藥香浮室野之  
馨慈航業海倏渡滄溟體天之造日月之明大哉之  
無爲奚可論乎

### 孝慈錄序

喪禮之說聞周朝已備至秦火乃亡漢儒采諸說以  
成書號曰周禮儀禮或云新書而未行歷代儒臣往  
往以爲定式以佐人主若識時務者則采可行而行  
之其有俗士執古以匡君君不明斷是以妨務而害



理中道廢焉朕觀其所以於事甚繁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敕禮官以定儀詔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周禮儀禮以爲定式所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又引子游問孔子魯昭公之服有二以孔子不許爲必然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果不識時務孰不知孔子之說有大義存焉宰予問期年之喪可服孔子以爲不仁與昭公之事何異乎不然當是時諸侯不有天王而自專孔子務以三綱五常教不善昭公諸侯也其喪禮又出天王問孔子欲更其禮可乎在孔子必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期

之非及宰予閒居之論孔子却言其非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焉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且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焉今天子皇子毋服期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爲必然則堯之德靡矣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豈獨五服之外者歟於是命諸儒遍考諸書以報又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者增倍由是觀之三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爲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



於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父  
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  
乃是孝朝抵暮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令服內  
勿生子焉朕覽書度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依  
前式其孝子之家爲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七八九則  
孝禮類焉民人則生理罷焉王家則國事紊焉又聞  
周公無逸篇述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  
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時厥後惟耽樂之  
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壽可稽而  
短可考豈不明矣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

夫人倫終致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母無服  
焉或父歸而子乘之人倫安在所以壽促而王綱解  
迂儒茫然哉朕觀宮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爲股  
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國之危  
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態儒乃不能  
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每聞漢  
唐有忌議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  
於是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  
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內外有所遵守

夏日雨晴詩序



兩儀昭著律以常經貞則序而萬物茂焉若時君怠  
政則經失律節序易常萬物殃矣洪武八年八月無  
雨至九年夏四月初尚未霑濡民雖未恐朕心遑遑  
慮失民人種植至當月二十有七日申漏山氣上升  
江蒸海湧陰雲四布天雨下降宵晝淋淋盡大地足  
滂沱抵五月二十一日三旬不止次日將戒百辟祀  
后土於北郊明日天開雨餘山氣薄霧油然而往來  
雖吳道子施描方今之時畫豈足盡其巧態蓋天開  
圖畫倏然忽然變象異常故難真耳因樂天垂顧特  
敕儒臣賦詠之故亦以序

皇皇后土兮德溥何量山澤通氣兮天雨落而至滂  
三旬陰靄兮過美又將有傷兮或殃俄雲歛而天霽  
兮民歌樂康老農謳歌兮陸種而水秧朕握乾符兮  
何祥但時和歲豐兮世道爲良今喜雨霽兮大祀列  
張臣僚賦讚兮鏗鏘朕將稽首兮拜遙蒼家給人足  
兮秋收冬藏皇祇兮洋洋惟願昭格兮我將

建言格式序

嗚呼爲君難而爲臣不易此古人當戒之言且如爲  
臣之難惟茹太素是也洪武九年朕見災異万端餘  
無措手於是特布告臣民許言朕過告旣出矣逾月



藩臣上書者山東布政使吳印叅政宋善閻鈍山東  
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學正曾秉正平涼府崇信知縣  
潘貞監察御史孫化海寧縣丞方仲容登州府福山  
縣丞徐謙山東布政使司檢校傅奎台州黃巖縣徐  
李清安吉衛軍丘紱守禦莊浪指揮僉事李景山西  
分教國學生余懋台州府民鄭士利共一十五人准  
其言者吳印宋善閻鈍余奎曾秉正孫化傅奎李景  
八人計一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貞方仲容徐謙徐  
李清丘紱余懋六人假公營私而罪者鄭士利是後  
近臣刑部主事茹大素以五事上言其書一萬七千

字朕命中書郎中王敏立而誦之至字六千三百七  
十乃云才能之士數年以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不過  
應答辦集又云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  
覩五事實蹟意其妄言故召問之爾爲刑部之官彼  
刑部官吏二百有餘爾可細分迂儒俗吏乎彼乃不  
答使分之而又無知其人者於是扑之次日深夜中  
朕卧榻上令人誦其言直至一萬六千五百字後方  
有五事實蹟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聽至斯  
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當日早朝敕中書都府御史  
臺著蹟以行吁難哉古今上書陳言者未嘗不爲國



御製文集 卷五 九一  
爲民而爲君而言者雖有責人以難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之忠矣嗚呼爲臣之不易至斯而見惜哉因如是故立上書陳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之故爲之序

翰林承旨宋濂歸休詩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達家矣即遣長孫慎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往分明見陳可紀其爲人也可謂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爲此於是召其孫慎謂曰

爾翁去此而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見孫乎閱生財乎沙田園乎慎稽首拜手曰臣慎社蒙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考終其於撫見孫閱生財涉田園之事皆有之爲此不勝感激特遣微臣慎詣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他往但新建一容膝之室題名曰靜軒日居是而澄方寸更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休官尚欲實封爲陛下補闕耳朕旣聽斯言倏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爲之詩焉  
聞卿歸去樂天然靜軒應當做老禪不語乂之知貫



道以心詳著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跡  
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終老爾惟全

心經序

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法也  
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  
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  
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  
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  
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  
爲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濟群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

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訓小人以朕  
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  
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  
昔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  
五常之性理也旣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之後  
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  
凶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  
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  
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  
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



相又非真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爲之空相是空相愚  
及世人禍及古今徃徃愈墮彌深不知其幾斯空相  
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  
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燾李後主宋徽宗此  
數帝廢國怠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  
由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  
此等快樂世嘗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  
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  
不作非爲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  
而僞爲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

相富者被纏則媯慾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詐  
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  
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宗旨者也所以  
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佛  
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  
之循環虛實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  
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

昭鑒錄序

朕嘗深思熟慮曩者創一天下之君其決事也繁其  
操心也曠雖至明之人其過誤不免有之况見淺識



薄者過亦多矣因是有愆於後若能覺前過誤日加  
警省修德以消前愆乃子孫之福也若已不能省更  
加以子孫囂囂不律其好還之事必有日矣朕因靖  
江王守謙不法蹈其父惡雖未全見其萌之意彷彿  
如之思無可制特命儒臣於諸史內撮類歷代藩王  
事跡編而成書示使朝夕目之戒必爲善書方編未  
成是子終不改過妄行引古牽今內多含冤抱恨後  
爲庶人乃云不戀車馬之嬉遊住茅簷之矮屋忘金  
飾之高樓惟努力於田丘甘心老死於桑林有若是  
言朕復思乃是子無福之所使耶其父昔之凶惡之

所致耶然此子雖不服教乎書旣成編當布示吾諸  
子使觀賢不肖何如且朕昔居淮右世之寒微有能  
過我者乎斯寒微之至極也一旦元運天更群雄鼎  
沸吾乘逐鹿之秋收集豪英開誠諭率四征不正之  
徒因是與群雄並驅一紀于茲方歛群雄於鋒刃之  
杪導善良以歸仁義之鄉吾嘗憂懼萬千其當歛雄  
撫善之時豈無過誤者乎今知前躁欲追不及警戒  
目前深慮積愆已重今德薄才疎恐不足以補過消  
愆有累吾諸子孫即日已年邁精力有所怠爲天  
下生民及子孫計日以強力爲之然自平禍亂以來



心役神疲此際施爲終非精細必子孫見此增修厚德消平禍亂之愆人各膺天福祿此朕之幸也且歷代諸帝之子人多囂囂不律以致爲他人離間親親身受大禍者一爲前人之所作二因後人之不修愈加增惡見怒於天人者也惟我子孫熟省察而慎之戒之同良於世不亦美乎

### 相鑑序

朕嘗詢儒問道儒皆演孔子之說而陳三皇五帝之制以導我及觀春秋之書其書也惟紀賢不肖政得

失昭如日星驗如影響詳其所以自修春秋至今凡儒者未嘗不讀覽是書知其所以然云何臨事多謬不從善而從惡之紀雜處群書所以不能精知利害也因命儒臣纂漢至宋以歷代史書賢不肖者類爲賢姦兩書使智者易爲目誦賢者易爲取舍雖是非已徃於千古纔開卷猶見之於目前若君子者孰從惡而不從善耶故於洪武十三年冬命翰林營繕成書令工刊就以利後人特以爲序

### 相鑑賢臣傳序

嗚呼善哉智人所以立身揚名惟老聃有云死而不



亡曰壽賢人雖歿於千古人若目誦其事由生之所  
以是不亡也且賢之所學初篤明孝親篤明孝親者  
何也蓋父母之親天性也加以篤明是增孝也孝之  
既明矣然後乃能事君所以忠於君而不變爲姦惡  
者以其孝爲本也所以非孝不忠非忠不孝所以事  
君者若父母生必榮貴之厚養之以顯之此其所以  
孝也如事君不忠致父母生有累焉如不累焉身當  
其罪者則父母憂戚焉此賢者之孝憂父母生若是  
也或父母已逝而孝猶篤然而慎焉不敢不忠君者  
孝在安神竟於九泉若或不忠惟恐陰陽之道殊愆  
冊也由生之對其忠孝之道嗚呼不亦難哉惟智人  
能之

相鑑姦臣傳序

洪武十三年春因丞相胡惟庸不法後朕嘗嘆息其  
事特命諸儒檢歷代史書纂敘身權姦爲類一日試  
目之乃知今古不才者終不悟殺身累祖宗之惡如  
是往往蹈習其非以致身亡姓滅云何蓋聰之至極  
返復愚者也且是姦臣初出度民本布衣之士一旦



人君擢用之身貴家榮名彰先祖位居一人之下更  
何以加而乃不守人臣之分恃要持權窺覘人主之  
意包藏禍心舞文弄法肆志跳梁不以人主信任之  
恩爲恩返行乘幾愚弄孰不知人以誠推已已以僞  
從禍將有日矣是姦臣也初欲榮父母而返累父母  
本欲榮身而又殺身必欲顯父母而至於滅姓也朕  
觀斯傳古今得罪於人神者無出於斯姦臣之愚昧  
也斯若是昔之姦也玄鬼神鑒即顯當時紀無私觀  
由生之在餘辜千萬世更何磨滅者耶以至今今永  
爲罪人也特述之

說

秋宇澄清說

天地四時之氣或始或否是陰陽也故有溫涼寒暑  
之分在春則老陰漸去驕陽徐至所以氣之溫也當  
是時陰氣上升而漸歛於天陽氣下湧而漸出於地  
氤氳兩間已而又天氣下降二氣始和萬物萌動由  
此而氤氳氤氳浮游於二儀之中自清和入夏鴻鴻  
濛濛山蒸海湧江河上騰炎帝當天長養萬物斯爲  
暑矣所以晝則天多雲霧夜則銀漢星稀以其至陽  
之氣之盛也至初秋老陽之氣漸入厚坤嚴凝之氣



微降空壤所以山海罷蒸而歛湧江河息氣而不騰  
於斯之時厚坤土潤雖有凋木之西風無塵可揚晝  
則雲氣靜於上下夜則星辰密布於天墟月馳穹壤  
素輝皎皎可不燭而夜坐以斯觀之蓋謂陰陽交姤  
之氣息其嚴凝之氣未疑斯秋正當二氣涵養之時  
獨秋靜故曰天宇澄清其冬嚴凝之氣正當之時却  
乃不言天宇澄清者何因冬地多乾燥朔風撼柯飛  
沙走石揚塵簸土於中界露墜而凝霜霜消而爲水  
爲氣周旋於上下故不言冬宇澄清者也

又

濁而不已故澄之既澄且已而後清之斯水乎土乎  
曰泥水也然當未泥之先泥何名之當未澄之先澄  
何名之曰水土也今濁而澄澄而清斯謂澄清者乎  
曰然世云秋宇澄清斯比何云何曰未知也吾聞天  
地溫厚之氣始於春而盛於夏鴻濛兩閒此氣之濁  
也清涼之氣始於秋盛於冬清於上下此氣之澄也  
於斯澄濁當未濁之先濁何名之曰氣也當未澄之  
先澄何名之曰理也亦可謂澄清者乎曰亦然嗟夫  
人於世而理不明何如禽獸者耶其秋宇澄清之說  
特以天比濁水而澄清者也故無他



晴鳶搏風說

世鳥之繁狎人者有數獨飛前評人觀之似乎與人近是欲取之而不得何故蓋爲性生而若是機樞而智圓雖與人少近人罕得之因覺性之多其鳥日得食甚少意好扶搖但得微食則整翼搏風摩青弄翻每日暮而投林晨蒼而出樹凡風和日霽薄近人烟是其智也至如張翼而騰歛翼而下擒鼯鼠以充腹斯鳥之志將以爲雄之盡矣志之快矣雖鷗鵬無過於此一日得少食振羽而翔乘風而流翅唳聲悠悠樂美食於鼯鼠自以謂他鳥何與並之忽霄壤間舒

翅凝睛歛翮而下如星奔銀漢風聲若雷爲隼所見鳶乃恐之急趨林以棲枝偷晴於樹隙以窺斯鳥之何往正恐間俄黃鸞自柳陰飛來謂鳶曰平日吾身最懦不過穿花鳴柳爾鳶爲每近人而取食張翼而騰歛翼而下擒鼯鼠吾將謂爾之能世必無雙何一隼而過爾鳶早歛蹤而潛林偷晴於樹隙以觀一隼何其弱之甚耶不知爾之搏風之志果何往歟

堯湯水旱說

朕聞堯水九年湯旱七載當是時載之於簡楮繼書之以至如今忽時聽讀觀之陡然毛髮爲之惕豎何



哉蓋謂風雨以時民獲歲豐猶稱王業艱難若使之  
四時失序天道愆期九年潦而民無所得七年旱而  
種植無苗以今時民生較之不審當時民將何以爲  
命故孟子有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爲的論且方  
今之時天下歲獲年豐則家給人足者有之不足者  
亦有之若加九載之水或七年之旱果何生焉此非  
相傳之訛史筆之差難爲正論以朕詳觀必終堯在  
位之時內有水九年其七年之旱災亦同堯若此之  
論必契智人之聽若以前所云爲必然則天下蒼生  
無種矣朕即位九載每度四時慮恐失序而不調獨

勞思於甚者春夏秋三季常爲切慮冬頗少思蓋春  
夏秋三時皆生長結實之際不可不均調其時設若  
反常道而生變則殃及庶民君受禍矣禍自何來來  
必有源所以源者何天下無收則民少食民少食則  
將變焉變則天下盜起雖王綱不約致是強凌弱衆  
暴寡豪傑生焉自此或君移位而民更主有之朕所  
以切慮三時慮恐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民無立命  
所以讀聽之間不覺毛髮竦然而立驚畏如是爲此  
也俄九年夏四月初月將終而望雨未至日夕惶懼  
必工役之繁勞人太重致若是耶然後將終半難息



無可柰何於是再省於已旁及他務敕百僚以檢察  
之使之伸冤理枉施行間次日天鑒我愚昭憐衆庶  
倏墨雲以蔽太虛川谷風生江淮氣湧海波上升神  
龍驅雲以蜿蜒阿香奔車而掣電微雨降而塊無破  
薰風和而條無鳴不傷不溢霑濡草木漸入黃壤雖  
未見終歲之嘉禎足見目前之感應可不歌咏而紀  
之歌曰

薰風解煩天雨清殿廷流水潺朱楹麩麩小滿根已  
朽康衢鼓舞撫琴箏四時常道天地經物物舒英大  
化行五嶽蒼蒼雲氣靄四溟浩蕩波不驚吾因帝鑒

蒙雨澤敕至群僚瓊筆傾踏歌旋轉天下平誠可悅  
人皆寧尊賢敬老歡相迎小車麟麟間倚軒來賓宜  
入我帝京霄晝山海進坦途暗無冥惟願乾坤永貞  
泰良臣世世常佳名

黃河說

吳元年丁未

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

有五萬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  
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胡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  
戰晉冀撫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  
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



俯察擇地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  
視之溯流河上足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  
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  
八月祀社齋於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  
迪者侍其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北狩河水變遷  
欲爲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觀斯文意  
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爲之說元年夏四  
月敕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  
瓜州是時春水方旣潦水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  
時在清和利征旦吉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三日至

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  
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界並流  
二十餘里方乃混沌東注旣而越淮入河方覺水上  
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  
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  
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馬其湍物之速  
一息莫測其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  
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  
浪如堤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  
者無文良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



一水周旋則水底有聲音嗚嗚又少時間水中一  
穴若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  
渦是也其水爲旋轉急其中有飛者上起去渦丈餘  
霏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  
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  
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魚一尾  
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龍美之而出戲  
或蜿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蜒之以一  
蜒則瞬目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  
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爲民害者多矣

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間河狹流急宜  
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坍使桑田變遷水  
勢少慢亦宜其然歟此堅柔之所申孰謂有神者歟  
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  
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  
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  
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爲民祈  
福焉今朕得觀斯水挾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  
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  
則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



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爲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旣遊今思復述以爲說耳

保身說

大化言天地之氣運用也世之賢者特以君政配之亦謂之大化所以天地之大化四時是也所以四時之化者何所以化者春變夏夏變秋秋變冬此四時之化如春之化以其太和之氣流行凡世有血氣及生生者草木之類無不以時而各見其形如夏之化當長養之際逢此大化之氣無有不長養此夏之化

也秋之化當結實收斂之時於此之際無有不結實者冬之化當酷寒嚴凝之氣於此之時無有不肅殺者此四時四季順而天地和萬物育纔有失宜則上下有傷此言理性者也所以人稟天地之氣全順其宜而爲之則身安乎蕩蕩阻其宜而爲之輕則致殃重則喪命所以冬不宜穿井開渠何故以其閉塞之時開則泄厚坤之氣此比人之周身若完其肌膚而全其體則運用陰陽此常道不過則無虧矣若肌膚有損傷而驚於骨者略少痊乃有陰陽交媾則命若風中之燭矣何故蓋陰陽一媾則周身太和之氣運



用毫髮無有不經緯者譬猶橐籥而運行也若橐籥一運傍有他穴則橐籥敗矣匣無用馬人之身如匣口舌耳鼻爲橐籥也若身有損傷則如匣有他穴橐籥一動風他往其身靡矣有可驗者吾幼居鳳陽聞犯憲者受刑既責之後而歸行陰陽之事運動太和之氣精自瘡口泄氣由患口昇無可止不逾旬日乃斃丈夫可不戒乎言大化者物物無有不動者是也

### 勤惰說

昔有勤惰居同鄉其志則同其操則異且勤者當爲民時夜則然燈閱古書則腰書力田家奉頗厚其惰

者同時而民其爲人也精文學他務不作日未暮而寢日已高而起食畢誦書數行而即悠悠然自以爲志士清高一日詣勤者田謂勤者曰君子之學精一無二足下與吾同道何不如我之優游博覽羣書以待明君之用勤者曰公君子也導我以學良哉終不忘然先生教我罷農及他務而專書然農書俱不棄也亦可爲之情者曰如此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况讀書之心且不專耳是爲不可勤者曰先生之讀書以日爲計而專某以農雖略少妨則以夜代日則又如先生之學矣其惰者飄然而咲往一日君知二人



皆儒者之學道統之傳命使召至京師各職以官皆  
侍駕而朝焉其君臣之務朝廷之大事其爲臣也必  
凌晨而趨待漏而見日暮而歸猶不恬寢所以者何  
且凌晨而趨不敢不若然也昔君有善政者必庭燎  
煌煌故天子有五鼓而興百僚皆四鼓而起此其所  
以必政務也日暮而歸不恬寢者何恐君餘政而復  
召故不敢肆朝廷之務君臣之勤有若是也其勤惰  
應是職斯二人當爲士之時獨勤者色頗憔悴其惰  
者美色佳容一旦臨事則憔悴者容容者憔悴矣或曰斯  
二人昔若是今反若是傍曰何曰君不見蓬頭垢面

者誰曰昔惰者耳曰顏貌巍巍精神光燦者誰曰昔  
勤者耳曰吾所以言昔若是今反若是正謂此也曰  
爾所不知其詳耳且昔勤者衰惰者盛以其勤者勞  
於筋骨操其心志惰者盛以其逸而無操致筋骨之  
放縱耳曰公所言未當吾觀勤者昔爲民時因勤家  
奉頗厚其容顏當盛而衰何也其惰者因惰家奉頗  
薄顏色反盛此其所以足下之說不同也曰公知其  
一不知其二夫勤者當色而不色爲慮有三一爲慮  
恐衣食不足而不善終慮之一也次爲丈夫於天地  
間身後無名惜哉慮之二也三爲恐學不博不能爲



君之用慮之三也所以顏色不盛爲此也其惰者奉  
且薄却乃顏色美爲忘志而不慮苟得澹飯黃蘗足  
以美其腹矣腹旣飽矣心無志矣亦忘慮矣與禽獸  
何異哉顏色豈不盛歟君不見鹿鳴呦呦食野之苹  
斯草乎料乎曰草鹿之肥者何以其無知也一日捕  
至今食料而牽車料豈不美乎而乃減精神去肌膚  
是由不苦而苦也艱哉牛之爲物也亦草之爲食當  
是時肌膚頗定無盛衰之增減一旦駕犁耜於畎畝  
主以料飼之其牛也精神倍出力致千鈞吾所以言  
者斯皆獸也其所用有異事在涉與不涉耳今勒惰

二人皆人也難比獸以事之說與獸合若是一日君  
命勤者職水部勤乃往達所在水害利隄防堅斯稱  
職也君賞加焉其惰者職教布種惰者往達所在罔  
知布種之時宜其以民之利反爲民之害妨農害稼  
無功而歸君略少責焉惰者志哉即詣勤者居謁其  
人謂曰足下平日之學比吾頗簡今之用也何過吾  
之若是致君褒美焉敢問得何聖人至精至微之道  
曰無他經不云乎順天之道因地之利先生熟之矣  
然熟則熟矣吾但知理若是今之行也則又不然曰  
且吾防水之道順天之時則一書而不異所以順天



時吾乃職水之務斯水也春陽方興炎暑潦水大作使之隄防即天時也冬三月天地閉塞農且有隙四澤枯涸堅冰實地斯可以隄防也順天時也其水之性使往而往使不可往而止順其性而導其行勿使汨亂五行差謬此其所以因地利合時宜也其惰者旣聽斯言稽首鞠躬乃曰於戲博學匪行不若無簡藝精專以爲用不亦妙乎

### 良馬說

世有良馬生得其時得其主而功於世者三焉又產得其時而不得其主者八焉所以功於世者昔河出

馬而異常以其背列文彩聖人象則之而數焉使世人避凶趨吉功之一也唐太宗之青驄蜀主之的盧郭子儀之獅子花是馬也立雪眠霜當是時載主以建功則有衝烟突霧驅雨馳風摧堅撫順雖人之有爲非斯馬之良健何如是功之速疾也當時天下擾亂忽爾太平人不知良馬之功至今矣以今言之斯戰馬之功二也古良馬生於帝堯之時則得其時得其主何哉有時牽金玉之輅以奉南北之郊有時負主以狩四方問民疾苦慰勞諸侯其良馬之功三也周有追風等騎今古乃曰奇物也以朕詳之當穆王



之時四海咸寧不思巡狩以安生靈輒便日馳月驟  
四入遐荒致使八駿筋疲力盡而乃方歸徐偃又稱  
尊幾年矣斯不得其主而鞭策死者斯八騎也近世  
以來凡馬旣多良馬甚少前歲西蕃戍將來言邇來  
西戎忽生良騎一色如墨雲凝於太虛風動駿翻獵  
獵雲開霧合尾搖數尺蕩塵以除埃首舉神樞則視  
若奔星掣電雞鳴項立雄然四足風生以臣之度可  
使至朝而不許在野朕於是命使西馳以諭酋長使  
達彼酋長惜良騎而悔之使者因數馬之狀況酋長  
密邇邊陲聽命之所不能隱蔽言來日進及期進也

盤桓不捨於是馬疾其蹄而來獻至馬廐朕視之  
貌態如其言者今足不能爲我之用當時敕所司牧  
於鍾山之陽今三年矣所司來奏馬之足疾日已痊  
矣陛下可試乘之以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十日馬至  
因命儒臣以爲說朕亦以馬有功者三枉勞者八述  
其二耳

### 生擒虎說

虎性殘生以肉爲命擊搏之性生而稟之者非異也  
人云虎猛觀其所以未爲猛也乃理性之使然食肉  
而生故搏而無已所以是獸則見食矣急趨而搏略



不少遲心無畏懼所以人云猛獸今是獸非猛也乃無知耳且當未怒未悅之時徐步平原其落魄之勢以巨比之則豢貓不似以形校之如貓無異若食飽而悅跳躍之狀何如貓之一也或雌或雄若呼群喚對則吻張而牙露腰伸而尾舒聲震山澤時乃風生草偃獸爲之駭若有時而倦當谷而眠非獸不近人亦莫前以其無知也何以知其然蓋以其產於野非人可近彼亦不可近人當出入於崇山峻嶺食麋鹿啖狐兔是其宜也何期近城郭邇村店逢人而搏食之人有知者避之然妨民生理甚爲民害時壯士聞

之響強弓挾勁弩持戈仗矛調鋼鏃而扣弦將行而捕虎時智將笑而謂曰一虎在山用心若是忽獅行村野將如之何虎雖猛而無知以兵得之則斑斕之皮無用矣若以智得之可以除害全物也即時張網重岡噪鼓而進振金而前虎雖無知亦徐行而他往不時而虎投網矣遂得生擒於戲若以有知而力鬪無知是亦無知若以強而鬪強其損非彼即此可不戒哉

### 牛搏虎說

世有走獸其類多端有生而在野者有生而受人豢



者斯二者之爲物如在野者兕虎麀鹿狐狼獅象且如獅虎之猛狐狼之狡雖生而有之者終爲人患乃無益於世其麀鹿犀象生食平原之草昔聖人取之以時如象備法駕以供四時之祭麀鹿爲肴羞亦祀之用如家豢而有功於人者牛馬駝騾驢犬是也且如負重載遠則有駝騾驢若墾田闢地爲農之上功者無出於牛之力也若開邊拓上巡守封疆而備侮其馬之功又爲不小犬之力微守舍之功猶義然邇來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姓者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其犬或前或後時左時右縱

橫行之俄而入草莽間久之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往尋之去未百步乃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其戴氏之妻被虎所搏搏而未傷所牽之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詣虎所在虎乃釋人而應牛來云二物相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夫獸之爲物雖品有高下力有巨微人之取舍用其所長牛本拖犁耜墾田種穀而已未聞他能如野之猛者無如虎豹猛甚而伏虎豹者獅也今戴氏之牛威猛如獅志意同忠豈不仁獸者耶於戲獸之報主也捨身捍患人之於



世如者不如者何哉於是別賜戴氏之牛以代仁獸而自終豈不人報獸之宜乎

賜宗泐免官說

世人災害有三往往皆不自知故其災害周流方寸間日夜無息今古未嘗有能盡去者所以釋迦成道教化衆生指迷破昏乃云災害之三者曰貪嗔癡斯三者孰能不備孰備而不殃所以古今不備者聖人是也雖備而不殃者賢人是也洪武九年春暇遊天界見住持僧宗泐博通今古儒術深明詢問僧之苦行本面家風果何幽靜傍曰是僧動止異常因識儒

書大知禮義又非林泉之士於是朕命育鬚髮以官之當時本僧姑且奉命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官之其僧再辭而求免願終世於釋門吁難哉世人之於世誰不欲富貴妻子名彰於世者歟今是僧却富貴弗美妻妾可謂三害之中善却一者歟人將謂是僧生性淡薄有是歟抑玄悟之有知而若是歟不然其僧生性淡薄玄悟不可以言貌而見蓋丈夫之氣初志不奪斯僧是其人也特聽而免官放老山林其世之三害僧不爲一害所迷妙哉

僧道衡說



公私利涉古今不異之謂道辯輕重分毫釐國行民  
用市無爭者今謂衡其道衡二字凡達人智者不可  
不深究其理焉且道即路也昔聖人允執之性無所  
名特以曠大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夫衡以  
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姦至愚者憑  
此而不惑所以衡稱昨逢越中沙門自號道衡於斯  
二字甚相符契於戲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  
不曲道哉衡哉不亦美乎

僧道竺隱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為名爾以道竺隱稱  
自以為竒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  
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  
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  
今爾擅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  
土智僧此立為佛刹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  
教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大千界  
指迷破暗利濟群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任  
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  
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德不  
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後必了然



僧多捨俗惟立字為名何也以其法殊人主之教故也邇來有僧用三字為名曰玘曰太曰朴且玘玉之至精者也太無上之巨也朴實而不虛混而未鑿斯三字之用果如是乎若是則仁者體之又何為而不可哉今僧用斯三字理道深長機根淺露者莫可探其趣若遇良工必由雕琢而方見其形也昔如來朴太虛混厚坤故發問於未判之先孰雕琢而使澄清列無量之象於穹壤七曜運行其間布海岳於鴻龐

僧玘太朴說

百川東注此由太朴而至窮窿果理之使然氣質之變焉吾聞智者云混沌靜久而乃此今僧捨俗認朴必釋教之然哉

天界寺花架說

暇遊入寺長老同行見綺砌為檻中植薔薇而又竹木架之工以編之屈蟠龍蛇之狀令不得曠蔓枝莖因之有感嗚呼甚哉違大化恩不及草木必有積焉朕嘗目種花之徒務以奇為妙故屈蟠其枝莖以招買花者也然其人智巧多端身不滿三尺朕謂花者曰爾生計若此家傳否曰然爾身若此亦家傳否曰



三世矣吁愚哉人云世有陰隲然後獲昌所以陰隲者利濟群生是也不但不殺而爲陰隲但能惠及草木亦陰隲焉若使草木不得自然而乘大化之興尤爲損德必成將來之患矣其佛會之中雖有持花獻果者正所以不花而花方爲聖人之妙若植其根節其莖蔓使踈條巨葢朝夕樂觀不惟損德必有愆於身後因詢種花之徒有感特述寺修花之說

僧犯憲說

佛之立教也惟慈以及衆身先忍辱所修者諸惡不作百善奉行斯佛出世始此因由於西域五天竺國

賢愚敬之無有慢心五百年然後流傳中國賢信惡化又二千年其間智人亦因是而通神者有之有流此而無終者有之然凡居是者必忘憎愛去貪嗔却妄想雖不前知亦也效佛之宜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天界有僧訴於中書其辭曰爲主僧者非理辱甚中書下刑部究其源其間觀形狀識緣由自妬忌而起信讒而亂以致福消禍增累及平人若干比問分明人各受刑矣於戲禍福無門惟人召而速至僧不務修造愆而犯憲法司論如律宜哉

命道士楊宗玄住持萬壽宮說



世有已往之事而不泯者曰宗他無知之機曰玄此果宗乎玄乎昔聖人之馭世也以三字設教以宗爲統紀之名以玄爲心法之授於斯三字凡世人者奚啻其根洪武十年有司奏朕北平萬壽宮急缺住持朕命朝天宮提點於羣道中擇超者使往焚修焉明日提點將至住持者朕謂曰爾姓名何對曰臣螻蟻之稱楊宗玄是也朕觀斯人玉樓銀海相應領下道髯如線其於壽也不爲不高矣然朕目斯道顏如三春之天桃色若紅杏初芳必交梨火棗之嘗吞霞瀦之爰服非若此安能如是今敕往而興教必稱職焉

因爲之說汝往欽哉

鴈歸說

鳥之理者惟鴈善秋南向春北歸是知四時之代謝且歸向之際陣列長空雌雄互喚次第有序斯理成義就翅天而征視者莫不以爲美乎或曰畏寒或曰畏熱傍曰不然是鳥靈明得之於天固善知酷寒盛暑所以歸向有期未寒而南向未暑而北征所以避其甚也又南向不失期者爲稻糧也北征依其候者爲育雛之故也夫鴈之靈南北之趨皆處不寒不熱之時致如生子沙漠處於無殃也今之人善觀鴈善



不能去已之惡從已本來之善人者乎

紫鴈南賓北歸說

二儀既判萬物生焉然覆以下載以上風物之殊人言之異又豈一爾且中國去朔漠之地遠不五千里致紫鴈節之以時往來乎春秋斯正風物之殊也夫鴈之南賓一爲朔風之所使二爲食啄之必然每春歸之依期蓋當育雛之時將至亦炎氣之相催故春秋往來雖不期然而然者乃自然也鴈何專生北地南方弗產謂何因朔漠之地曠數千里絕人盛夏清涼水草甜嫩得以自由生子無擾是生北地也雛翎

方硬秋風初發所以南向者地將凝雪水將堅冰所以避寒也不南生者云何夏多炎氣水陸人稠子生人擾酷暑薰蒸陽氣初舉赤日東升北向者爲此也於戲鴈鳥也知避凶趨吉節飲啄隨寒暑智同人焉君子不理道而稱君子信有之乎

普達說

朕有臣曰普達其爲字也甚深妙焉無所不遍曰普無所不知曰達斯普達二字昔人有之則聖賢焉又非慵慵愚下之有者也是普達也若以此爲名名之無知其所以然而乃慵之而又慵也若或知其所以



然不特獨善其身又將利益焉然斯臣見休官於家  
猶且思朕之切扶筇而趨凡三晨一朝傍日黑髮白  
齒搖脫骨已倦筋已疲何數如是乎曰不然至忠之  
所感無知其勞者也嗟夫世人皆若是奚由朕化之  
乎

### 漢說

漢之說天河也且漢汪洋也瀚漫也銀河也朕臣以  
之而爲名豈不大也哉嘗聞吉人天相其必兆先斯  
臣昔逢元季英雄角立漢獨能倡義旅以保生靈當  
保之時則與雄者戰當戰之際則迎鋒橫矛魁魁然而

赳赳旗張鼓譟孰敢當前斯雄也斯勇也豈不與漢  
之汪洋瀚漫之相應乎以是而觀之首以漢稱豈徒  
然哉

### 仲右說

物之有三中曰仲學出於人曰右斯果誠說之謂歟  
誣說之謂歟邇來忽巾者來朝名仲右其人善變應  
及其窮也無稽以之而無稽或然理焉以之而理焉  
理不物濟棄之眇之而或不可斯人可以居山慵已  
演清談愚愚者又足可訓不可教者又足可以與可  
教者語然物各有偏順其情而有何不可可也尚未



可未可猶不可嗤之而叱之孰可就不可今使之自然端倪乎

道患說

道本無心非心不道事道道事心事事心本末開張由來一乎殊形異態匿入幽微當此之際是何端的問甚事勢之浮沉漚花泛水月印湍流邇來透網掠花之蜂車渠馬足之蟻僥倖脫身於萬死迷不知其已也蜂暢鳴鳴然而翅空蟻快躡躡然而趨塵是皆墮之又墮迷之愈迷孰曾量之而論擬之而疑度後死之覺乎今泛泛之徒興憎愛之勃勃起是非之翩

翻反爲誠者之憂心是何持教者耶

佛教利濟說

釋迦之爲道也惟心善世其三皇五帝教治於民不亦善乎何又釋迦而爲之蓋世乖俗薄人從實者少尚華者衆故瞿曇氏之子異其修異其教故天假其靈神之是說空比假示有無之訓以導頑惡斯成道也今二千餘年雖有慕道者衆踵斯道者鮮矣然而間有空五蘊寂憎愛度世之苦厄者有之此所以佛之妙或張或歛斯神也巨則靈通上下微則潛匿毫端是故聰者欲得杳然愚者無心或有善之其故何



也所以天機之妙人莫能與知設使與知則人與肩也奚上之而奚下之耶且佛之教務因緣專果報度人之速甚於飄風驟雨急極之而無已人莫佛知今之人愚乃曰佛善超生度死朕嘗笑之所以超生度死朕嘗分析愚誰我知妙哉佛之靈人能生肯爲善則死亦昇矣設使生弗爲善死亦弗昇豈不定業者歟夫何時人不知修持之道頑者而爲者曠獲宗旨者少縱得之者甚微若時人知修持之道以道佐人主利濟群生其得也廣若量後世子孫其福甚博所以者何蓋濟衆則衆報之其修身者否濟衆一身而

已云何巨福之有哉

下竺寺住持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爲名爾以道竺隱稱自以爲竒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檀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僧以此立爲佛利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大千界指迷破暗利濟群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



任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名彭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德不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後必了然哉

### 鍾山僧妙雲說

善出無心之謂雲善歸無跡之謂妙此果雲乎妙乎吾聞鍾山有僧以妙雲為字良哉斯僧非知理之必然安善稱耶僧本侶影空山傳燈松底吟清風翫皓月捫已探淵有時觀浩氣於層霄之外是果拘四大而修耶忘形而鍊耶是論是議為衆僧之所以又非

着象於妙雲者也且雲之妙倏然而靄恍然而靜須臾神乘龍駕雷電山蒸海湧見如是之態雲之體也鴻濛寰宇霧露下注山川槁醒無形而形有形而化功成而寂杳然莫知其所所以人以為奇吾嘗以為妙果妙為雲所生耶雲為妙所出耶是謂空者言虛實者云妙其妙雲之說無乃僧若是乎

### 還經示僧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劫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搞心開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為斯二字之所以然而然者其於



漏盡者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汎水  
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  
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  
風搖水蟾影沉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曩之妙也  
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  
非相是皆着相而能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  
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  
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爲舟千  
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 戒慵儒說

儒有從慵其體而爲垢螟之蟲舍其身蟲得無阻而  
有爲焉於是窩其首日獲恣意時蟲子孫繁衍乃列  
衣體而窩之巨者以髮爲巢蟻焉以衣爲窩者亦蟻  
焉而更召他毫螟者各舍於毫根不逾數月被垢螟  
之黨誘毫螟者衆以數言之則有八萬四千戶之多  
遍舍慵儒周身其慵者音書不得自由彼時指無完  
甲肌無完膚傍有詢者曰先生起居無寧搔衣搜首  
畧不少暇無乃修煉而有妙乎而奇句未成而方寸  
擾乎曰不然吾數月以來身瘡首虱肌肉騰動髮根  
水生無可柰何豈他術句而奇妙哉詢者曰先生晡



時而寢日高而興歲忘其節一紀而浴然乎曰然曰  
若此則吾知先生之疾矣昔者南華老人有云蝸牛  
之首尚有蟲爲其國况先生塊然一物弗與蟲較斯  
必垢螟毫螟之蟲爲之此疾之源也慵儒聽之遑遑  
無所措詢者更謂曰未已不獨擾動八萬四千毫竅  
將必憂於三百六十要關於斯之難可不早爲之醫  
乎於是慵儒求親告舊令其子東馳西奔以買名方  
正倉惶間俄一貨疥藥者過其門貼下一紙名其方  
曰日一沐浴而三利櫛其毫螟之蟲畏湯而必捨毫  
根而解去首髮不蓬梳篦勤臨則垢螟之蟲畏梳篦  
之也

飛鳶互搏說

朕聞世間萬物飛者萬物中一物也然飛本多類獨  
鳶載中庸其中庸之說鳶也云上下之察吾茫然哉  
吁見鳶互搏啓人不仁之心還肯效乎嗟夫強凌弱  
衆暴寡先王治之人而效鳥者人乎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五





